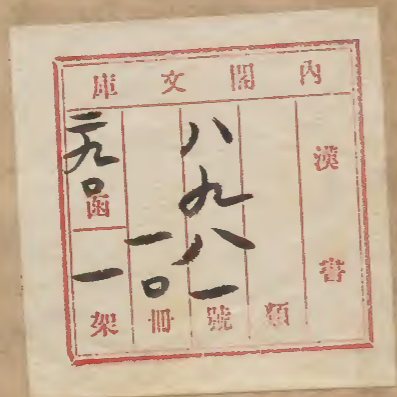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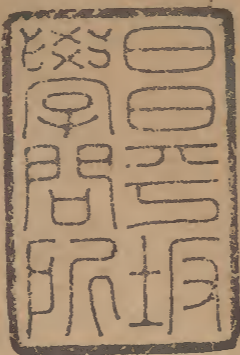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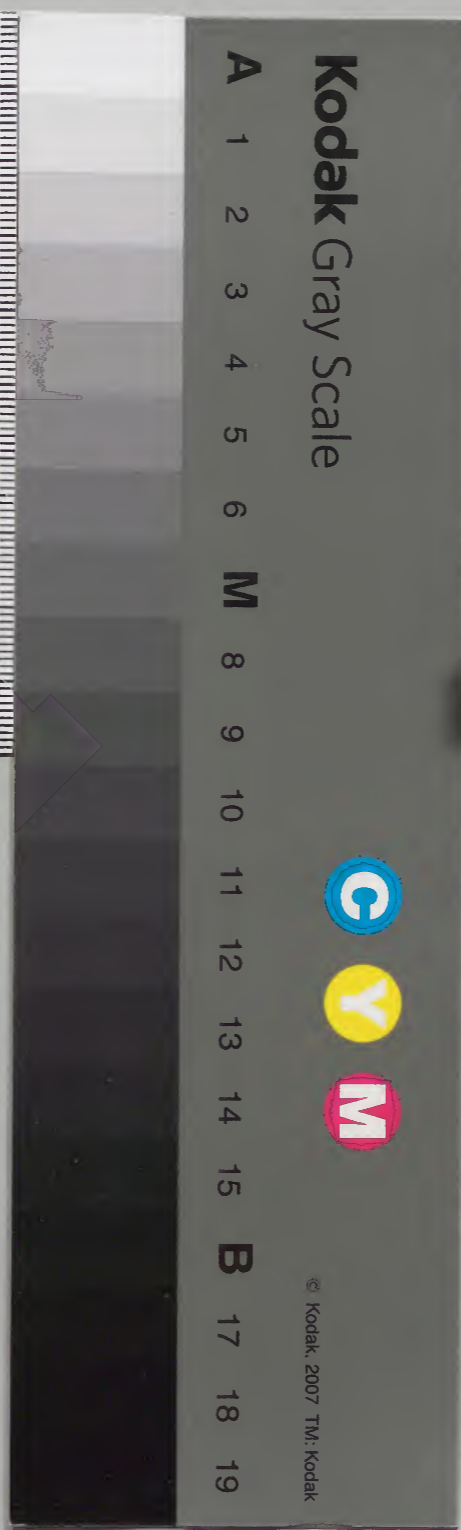


道南一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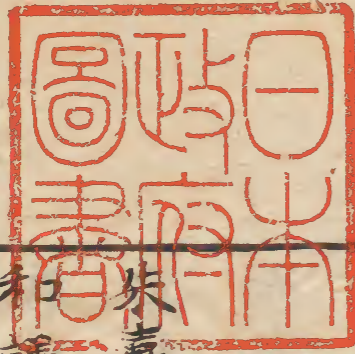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81
冊數	10 (2)
函號	290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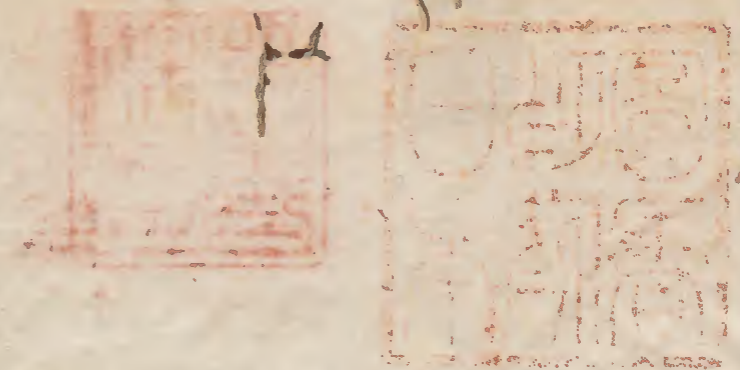


道南一脉閩儒列傳卷之二

同安後學 黃文昭纂
晉江後學 唐時興訂

朱熹

朱熹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之婺源人父松以不附
和議去國因仕入閩建炎庚戌年九月十五日生元
晦於南劍尤溪之寓舍後居建陽之考亭幼甫能言
父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



以孝經一闕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父病且
亟屬曰籍溪胡元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
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歿汝往事之而惟
其言之聽則吾歿不恨矣元晦既孤則以奉三君子
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八
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年二十四受
業於李延平之門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于此倫
又曰穎悟過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

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孝宗卽
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入對乾道三年訪
張南軒於長沙四年編程氏遺書五年丁内艱八年
編次語孟精義及通鑑綱目九年作太極圖傳通書
解淳熙二年呂東萊訪元晦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
錄因送東萊至鵝湖陸象山兄弟來會相與講其所
聞不合而罷三年除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
用者以故再辭主管武夷山冲祐觀四年語孟集註

周易本義成五年除知南康軍再辭不許元晦自同
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涵養充積今始授任至郡
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勅額及註疏
諸書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退則相與徜徉
泉石間竟日乃還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刈芻
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八年陸象山來訪
請書其兄九齡墓志元晦請象山為諸生講君子小
人喻義利章元晦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疾刻

之石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單
車就道拊問存卹所活不可勝紀九年以賑濟有功
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至溫下車毀永嘉秦檜祠台
之民環訟前守唐仲友不法事仲友與時相王淮同
里為姻家迂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入境訟者益
衆因按得其在郡姦贓事劾之為淮所匿而欲奪仲
友新命授元晦辭不拜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元晦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

大人正
君心之
論格也
久矣

霸並用永康有書來辨難元晦教書往復極力開論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
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自有要之於路以
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者元晦曰吾平生所學只有
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以疾告本部侍郎林栗嘗
與論易西銘不合劾元晦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
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知林栗言過當而時
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辭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未踰

故曰大
人格若
人心之
意也

月復召辭又促召具封事按匭以進謂天下之大本
在陛下之心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
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一
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凡幾千言疏入夜漏下七
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
書元晦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上亦開懷
容納元晦時年五十有九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
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

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冰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
為之淚下然元晦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
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
知漳州紹熙元年赴任明年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
四年永嘉陳傅良報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未嘗落筆
愚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訓誥章句付之諸生
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問欲以書來扣
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如永康往還

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
失本旨以訛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
宣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為本官講官及即
位首召奏事兼錄院同脩撰進講大學退復以前所
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
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于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為點
來慶元元年丞相趙汝愚罷韓侂胄誣元晦不軌復
謫永州元晦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

遂草書極言姦邪蔽正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
茲決之遇遯之同人元晦默然乃取諫藁焚之自號
遯翁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詆元晦詔落職罷祠
自元晦去國侂冑執益張以學為偽稍以儒名者無
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
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以自別其
非黨元晦子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
者笑而不答先是臺諫皆韓侂冑所引爭欲以元晦

為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元晦於
建安元晦待學子惟脫粟飯絃不悅語人曰此非人
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為乏也遂與沈繼祖共論元晦
十罪因有奪職之命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已
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宰臣謝深甫抵
其書於地事乃止元晦素有足疾既又加以疔隔之
症六年三月己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
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

寢中堂良久而逝享年七十有一塋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諡曰文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今忽發歎以為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而猶覺得隔

一膜 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世俗功利權謀不同然志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譚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個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此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門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

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々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
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於日用間察之知此
則知仁矣 孟子言學問之道唯在求其放心而程
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
體都奔在書冊子工更不知有已便是個無知覺不
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瞑目靜
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
廢之不蚤也 近日覺得此心探存舍亡只在反掌

之間向來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爭々皆病耳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只是講論文義却於日用工夫
至少檢點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
幸徧以告之也 舊讀中痛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
處常若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至於文
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徒守章句
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
淡薄且使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至於本

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
詁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
長也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
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 年來覺得日前為孝不得
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
是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若信不及孟子又
說箇第二節工夫只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

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
個奮迅與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
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
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的本領本領既立自然
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々茫々恐
無下手處也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
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始知此未免
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

存久自
明四字
學脈

日悔日
竟日覺
曰悔神
明通鳥
夫人際
焉

嘔忠
膽

隔幾重公案近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
實不誑語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
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 日前
為學緩於反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
坐此病多無著实处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工夫所能
救治以此愈不自快 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消事
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
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歿也則枉了

某覺得今年方無疑理會得時今老而歿矣能受
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歿又却可惜 周
海門曰已上諸語陽明多揭為晚年定論雖語中不
明言何年而語意可推矣夫論以晚定則前當有未
定者存或先生改而未逮門人記而未詳而後人一
槩沉之遂以失先生之旨故不肯一以定論為準而
摘其語於後嗟乎觀先生前後諸語而知先生之於
道也深矣 佛經云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

道南一脈

卷之二

十

聖人亦是為一大事出現於世。咬得破時正好咀
味。若只是握得一箇鵲崙的果子不知裏面是酸
是鹹。是若是淡。須是與他嚼破便見滋味。須是信
得及這件物事可笑不信便了不得。這箇物事要
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
年歲間看得透活潑之地在這裏流轉方是。無極
而太極而今人都想像有個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
裏却不知本是說無這物却自家喫他着他受用他

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將與人看不得無
聲無臭眎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
便說着。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
而今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着那痒
處。得得甚事。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
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
個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按蠡測云已上皆
先生妙密之旨可以神領而不可以言求今人但知

今人每
開口時
習習指
摩可嘆
可嘆

學先生之粗而不知味先生之精也。為學先須立得大腔當了却旋去裏而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個大規模先是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一個道理方是快活。今且道那大底是甚物。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統通則几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聖人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或

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可若識得路頭須莫斷手若斷了便不成如鷄抱印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々恁他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歿了若

抱終住便冷了不生然能實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
怪了自要做去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如人刺
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他下針處如人寫字
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處學者工夫但
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個道理自然頭上有个
着落貫通泐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々空礙學
者常譚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
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個說話必有實

大即是
仁

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蓋緣如此
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
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若實
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
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々個甚麼耳目口鼻四
肢之欲唯分自安欲個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
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跡矣學向之先
只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謙請云知

知行合
一正脈

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
住不得 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然做得堯舜許
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料理 諸
生工夫不甚超詣只從大本上理會逐旋挨去自會
超詣今有學者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
直是理會得好然而為却顛倒錯謬全然與所知者
相反只是不曾源頭上用力故也時舉云如此者
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知得不

實故行得無力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
即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本領
上欠了工夫外面都是閑按蠡測云已上皆提綱挈
領也 聖人教人諄々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
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
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為賢為
聖皆只在此聖人恐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
裏既說那裏又說 上下數千年真是昭々在天地

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教教者
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終圓轉
直截處終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
自天地以先義黃以降都即是這一箇道理亘古
今來未嘗有異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
也只是這個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
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也只是這箇大
學經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

起一事使人讀看常惺之地聖賢言語大約似乎
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礼勿眎聽言動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
付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於心存心養性大學又
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發明一
個敬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齋千頭万語其實只是
一理按蠡測云已上只是說一何嘗支離學問就
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

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湊得來 讀書不可紙上求義理須友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已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然合在此看 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看自家身已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看身已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

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 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所言心印是也印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不可只做面前物事有了須是向自身上體認教分明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只是就身上存想佛家一向撒去許多事只理會身自身已今世儒有能說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

不理自身已說甚別人長短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
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假饒句句說得段々記得
也都是閑話若識得頭上有源頭下有歸着看聖賢
書便句句着實句句為自家身已設要知這源頭是
甚麼只在身已上有 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
見世間萬事顛倒逆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
不堪着眼也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
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耳按蠡測云已上語々歸身

中庸尋
德性孟
子收放
心以此
也何曾
偏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
不失其本心 凡學須要光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
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
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今公掀然有飛
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
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
其這裏須是事々從心上理會起 人只有箇心若
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人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

孟子收
放心是
如此說
於放字
求字墮
之誤矣

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心只是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
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學者常用提醒
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
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
力則反不是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心不
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
了更不待尋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

一總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自且至暮只管展轉
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
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
也以至於致中和贊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化
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人只是此一心
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
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以至千
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或

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持勝物欲不吝曰這箇不于別
人事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得是自
壞了更說甚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人昏昧不知
有此心便如人因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
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按蠡測云
已上語々歸心心即是身然所謂心雖不離見在知
覺而未可便以知覺當之蓋道心惟微々者不識不
知知覺云乎哉先生謂佛氏所謂心即吾儒所謂意

觀其病佛如此則此所謂心者微矣 若有人云孔
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
見道 大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
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
為三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
與庶物不爭多 所說為學大端在於立志必為聖
賢曾看得人皆可以為堯舜道理否又見得我
可以為堯舜而不為其患安在孟子說性善徐行後

長便是堯舜今人四端非不時々發見非不能徐行
何故不能為堯舜且子細看若見得此分明其志自
立其工夫自不可已 所謂志者只是直截要學堯
舜這些道理更無走作按蠡測云已上諸語要人立
地成聖與孟子一賦機竅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
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做
去如兩邊插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
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半落半沉半浮濟得甚事

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
掌血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
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
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
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禪學一喝一棒却掀翻了也
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
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看來好支
離 非^全放下終難奏泊 人昏時便不明終知那

昏時便是明也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
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馱覓馱按蠡測曰以上
語迅利如吹毛劔不容取眼誰謂先生之學不歸于
宗 廖子欲別乞言先生曰他無說只是自下工夫
此事元不用許多安排等待 或問講學不明用處
全差了先生曰若學不切已自家一個渾身自無處
着雖三魂九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 義剛
初拜先生具述平日之非力求陶鑄先生曰人不自

訟則沒奈何他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
為學更無他陶鑄處 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
先生曰潑着椅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
高山流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
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前人只恁地說了
問存心多被物奪了先生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
認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今都說
未得總識得不須操而存 問思慮紛擾先生曰不

思慮時心是何物 或謂方思所以求其放心而患
於未有以自入曰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
之處一念悚然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
全已在是矣 正淳論省察工夫曰如何察之曰只
就秉彝良心處察之曰莫非心也今這裏說話也是
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須要窮個
根源來處不可只道我操脩踐履便了 問反其性
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 其說克

行要者
要察

伐怨欲此四字自察得却絕少先生曰克伐怨欲亦
不要去尋求勝他如此則胸中隨從者多反害事即
此便是克伐怨欲 黻問思無邪固要得如此不知
如何能得如此曰但邪者莫思便了 居甫請歸作
工夫曰即此處便是工夫 問父子欲其親曰非是
欲其如此因指坐間搖扇者曰人熱時自會搖扇不
是欲其搖扇 通老問如何是浩然之氣先生不答
久之曰待与說將去也徒然康節學於穆伯長每有

扣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他要自思量得學
問無間斷工夫最難曰雖顏子不能無間斷正要常
常點檢自然接續問靜坐用功之灋曰靜坐只是
恁靜坐也無法回靜坐時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
得倚靠叔器曰安之在遠方望先生指一路脉去
滯自尋曰見行底便是路那裏有別底路來問尋
常於存養時若擡起心則急迫而難久才放下則又
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功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

放得下也問優游涵養勇猛精進字如何曰也不須
恁地立定牌坊也不須恁地起草只做將大又問
應事當如何曰只是看衣喫飯理會眼前事而已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
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吳棗問近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人必
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
之可言黃忝私問知止至能得曰工夫全在知止

若能知止則自能如此 李敬子曰覺得已前都是
如此悠悠過了曰既知得悠悠何不使莫要悠悠使
是覺得意思都不曾痛切 問丘次孟讀康節詩覺
得心意快活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可奈何曰某謂
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
塗之人耳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
見識道理攪得恁地詔喚來 問每日靜坐但覺意
自然絲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

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味道問或生是
大關節必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
用工夫當久之時方打得透曰然按蠡測云已上接
引人心機圓語峻是大爐範欲知先生之學者當於
此緊著眼 有資質甚高者一切一切了不須節々
用工也有資質中下者不能尽了却須節々用工
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
室歲一般其中至室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

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事以
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非是科舉累人
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
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
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
豈能累孔子耶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
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
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執而利

導之也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些
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
輪項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言必忠信言自合看
忠信何待安排如事親必於孝事長必於弟何須安
一個必字在心頭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
甚充其操上食搞壤下飲黃泉一無所愛只愛官職
或云似此等分數勝已下底曰不此說終有病便不
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子君也敢

按蠡測云先生不資質高下即孔門中人以上中人
以下意則先生立教方便意可知矣今人不知此意
便不得先生之旨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
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辟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
則盡見之若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
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
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
所拘生得蔽塞甚無可通處 性最難說要說同亦

脉
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
同然却只是此日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
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境而
發路陌曲折恁地去的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于頭
萬緒皆是從心來 心無間於未發已發徹頭徹尾
都是那處截作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
可謂非心 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
獸者延平先生不以為然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

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之生莫不
同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缺其一氣之運
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
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為
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為
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仁而
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既言理一不殊而龜
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又為全在

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按蠡測云先生所以
論心性者大略如此何用絲々舉佛氏之學與吾
儒有其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
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
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
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々小儒怎生出得他
手宜其為他麾下也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
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便是此性如

口會說話之底是誰目能眎之底是誰耳能聽之底是誰便是這個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譚論在手執促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也說存養心性養得光明寂然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舍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

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說得是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 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之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法甚嚴毫髮罪過如云不許飲水絕飲水便有罪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兼

得禪的講說辨訂便是兼得教的動由規矩便是兼
得律底學問須做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問常自
問主人翁惺々否又自答曰惺々今時學者却不如
此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
之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只此心向外
便走了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孟子說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正為是萬善之總
處是為學第一義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

脉

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勿忘勿助
之間天理卓然心存養得熟然後臨事省察不費
力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自內外肅然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
愈明無欲故虛又曰心不可有物心一放時便
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
雨露之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
心中流出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韓

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不存心上
理會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
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
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
問何以養得平旦之氣終日常清曰操存得箇心使
不為事物所撓動故雖終日也似平旦雖事物恁地
煩撓此氣自清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

脉

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當便是心不在君子心
大則是天心心小則如文王之翼翼衆人之心未
發時已自汨亂了至感發時如何會中節自古聖
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有一箇性性只有仁
義禮智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
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々而後存則工
夫之所不至多矣唯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
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

至此朱
陸姚江
如合蓋
函矣

着力能謹獨然後無間斷。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拈出心說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尽心曰亦子之心曰存心莫是聖門孝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

之類皆是要體認這心性下落擴而克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近則公私邪正遠則興廢存亡只於此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又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以學者而眎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為其可以見知於

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
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
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二者日自
省焉則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湯
武聖人孟子又說湯武反之反復也反復這得本心
如不邇声色不殖貨利以為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
只受一犬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無大
皆不可忽 問未應事接物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

脉

只是戒謹恐思而已 人惟有私意聖人所以千言
萬語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
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
不可胡乱思纏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
慮 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
根本 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自愧恥後又
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
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達上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

此又是致和所致以中致之說

如此則子靜格物之說何可議也

泊如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孟子亦只於致知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致知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致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捉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着力耳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欲致其知者唯寡欲而已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若問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

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心要活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若一

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
立命 學者最怕因循 學者做工夫只今便要做
本斷以不疑 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
外 君明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他底便不快活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 問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
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何所不
至儻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恐愆戒謹則是工夫從

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
究之可以察天地 果見善如饑欲食寒欲衣見惡
如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實矣毋自
欺如此又曰自欺是半知半不知的人知善當為却
不十分公為公惡亦然這便是自欺若瞋然無知不
得言自欺 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
問九容九思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 平心和氣
即是吾人學問根本 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

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但以一事驗之儼然
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頽靡渙然不收時
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
莊整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大學雖使人戒自
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
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 損者三
樂唯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須磨勵精神
公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人若不透得

上頭一關則万事皆低 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
說箇敬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日躋孔子
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要處 敬天德也敬便徹上
徹下與天無間 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為心只是
箇敬 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
不外此 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會
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
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

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皆可見也 敬
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 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
自其外誘不入而言則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
截看 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急難湊泊
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 敬字工
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 有形氣便具此生理
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軀皆是仁 或曰存得
此心即便 是仁先生曰此句甚好 人謹言語不妄

發即求仁之端 動中未嘗不靜々謂無人欲之絲
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 不得忠時不成怒獨說
怒時忠在裏面了 忠只是一箇忠一片實心做出
百千箇怒來 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 古之
聖賢戰々兢々過了一生 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
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 涵養
致知力行三者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

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唯心麓一事乃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麓一息不存即為麁病為今日計但當窮理脩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為一些人耳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問中庸比大學似為高遠曰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直指本原極

致處巨細相涵精粗相貫皆不可缺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伊川所譏為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曾子平日是箇剛教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故能卒傳夫子之道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箇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方有著力處也學不止是讀書凡做事皆是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人須是著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閑防又曰如其窄狹則當涵

此論典
昌黎志
隔

泳廣大氣象如其類悟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合做
底事便做此便是天理終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
欲 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只道孟子有闢
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入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闢楊
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 體認
得來所謂潑々地真箇活潑々地 問敬莫是靜否
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孟子激發入
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陰陽五行康節

說得法密濂溪說得理透 人多說性多說心熹
耆來當先說心古人製字亦只先製得箇心字性與情
皆從心 又曰唯心無對 性即理也一語孔子後
伊川說得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 觀萬
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矣氣相近如知
寒知暖識饒識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与物都一
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
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

道南一脈

卷之二

三十八

公問性曰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
不明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非性者焉自古論性至
程張方得明備濂溪說性者別乘善惡中而已矣
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
出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
性也伊川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
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此說極有味六經學字

自傳說方說起來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先生曰二者偏廢不得致知須用涵養涵養必
用致知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易大槩欲人
忍懣脩省河圖常數洛書變數世間豈有無事
底人一時閒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閒便做一刻工夫
積累久自然別○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曾子與曾點父子

要末頭
惱

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上一是從上見得為學有
用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狂了工夫處精神狂用
亦可惜學問不求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
目狹而心廣者李漢有云文者貫道之器先生曰
不然文非貫道而貫于道也方未有事時只得說
敬以直內然事物之未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
敬本敬義不是兩事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以上琴庄補遺以答叔京曰
下又補晚年定論

以下八
條自唐
刑內未
集錄出

所以不以元德以道訓行為然者蓋以道為行則道
非行字所能盡又須以所以行者言之故以程子道
有冲漠氣象告之欲渠深探夫峻極之體而默識夫
無声無臭之妙若但謂當行的路則恐祇可言達道
耳於論道之源恐難如此著語也按道者何周
子曰無極太極是也又曰天下之至尊者道是也翁
解中庸首章曰道猶路也又曰日用事物當然之理
也他解亦多以行言此說迥然矣日用工夫要見

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 示喻日用工夫甚善然若論實下工夫處却使許多名字不著須更趨要約而自然不害衆理之默契乃為佳耳 又答曰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又答曰胡文主前

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熹切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 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 答林擇之曰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習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

鴻湖之
辨永消
凍叙矣

千古學問的公案
悟後真
實語見
此條

其本性
善即至
善

以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迂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孟道性善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此言善到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按翁此二言已遍無善無惡之旨矣但微有一毫把捉

底意思道心之發終落人心此舜禹所謂人心也按常說以耳目口鼻之欲為人心今翁以把捉意思屬人心微乎微矣今所慮者非在於墮叔氏之見乃在於日用之間主敬守義工夫自不接續而已又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吾謂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按翁於是不闢佛矣答或人云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馱覓馱只成閑話矣按翁夙病子

靜曰當下即是從古那有此語此數言非說當下而何
谷林擇之云靜字中庸樂記有疎密之異中庸
徹頭徹尾說個謹獨工夫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
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
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物交
之引然後差也按翁此說慎獨稍與註異蓋指平日
存養而言也然樂記之說原無病詩贈王機仲道
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蠹蝕

風烟雪
月唐詩
一切排却

似向追蠡者與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遽奏谷隨龜
煙水口行舟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
今朝試揭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
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
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春日
二首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
得春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聞道西園春色深急

穿芒屨去登臨十葩萬葉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和伯諫任從耳畔好声過特地曾中順氣崩箇裏
詎容思勉得羨君一躍了平生 閩部使轟雙江告
閩士文曰爾多士知爾閩學之所由始乎明道先生
於龜山有吾道南矣之歎龜山傳而為豫章為延平
又再傳而為考亭考亭晚年之學與蚤年迥異至悟
其失而歎曰李先生門下教人每令於靜中以躰夫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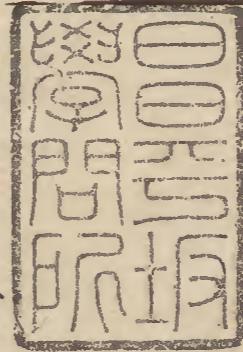
而發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當時竊好詞
章訓詁之學蹉跎辜負念之流汗浹背噫道南一脉
之微至是而發之盡矣夫未發之中非天命之性乎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即命也即性也子思述夫子
之微言以上邇夫堯舜精一之旨戒慎不睹恐懼不
聞允執之功也程子曰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不
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々者非他也天下之大
本也戒思所以立本也本立而道生位育之能事畢

矣後世不知求中於未發而即事以求乎中卜度擬
量密陷於義外之襲而不自知於是右王霸之辨俗
學正學之分正學以希聖也俗學以希世也希世之
學作而希聖之學亡道南之歎得不轉而為揚朱之
泣也耶又先生作困辨錄引朱子遺書而言之曰此
朱子語錄中悟後定論看來措一執中之學周程授
受渾是此家灑不三四傳而此意寢微天地之心或
幾乎息而生民之命日以蹙矣尚何以望太平之瑞

哉又曰龜山一派每向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
此四字便見吾儒真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
作已發此尤明白直指而近世忽略不復究三先生
語意至誣考亭為俗學可謂不知量也 炤按晦翁
晚年定論致之群書當是翁已自以後語是時行年
六十矣書原錯出全集披沙揀金始自姚江編貝貫
珠備于海門歲癸丑炤再謁海門老師于剡上蒙師
嘉惠是書讀而歎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夫子

其殆化境乎尼父六十而耳順夫子其殆順境真是
書專提本領何嘗支離以是知後之學者自支自離
於先生無與也是書諦言知行合一何有先後以是
知後之學者自先自後於先生無與也知先生章句
而不知先生遺書譬貌人者肖其形像而曾不得之
神情意旨之內相焉者摸其肥瘠而曾不得於牝牡
驪黃之外何以信先生為軻以後一人哉今問是書
於世儒多有白首成切罕窺者此亦朱門表章朱學

者之過也此姚江剡溪所以為吾侪罔極之恩也愚
是編一依周老師所定而自孟子說求放心下則以
琴庄補遺續焉噫盡之矣



道南一脉諸儒列傳卷之二 終

